



^ 16
2382
9



2382
10-9

臺山集卷十七



安東金邁淳德安

闕餘散筆

榕村第三

榕村李光地以經術文章顯用於康熙時官至太學士號為中州大儒今得其全集而讀之易詩諸說包綜瞻博見解敏妙往往發前未發語錄十卷商確古今議論儘多可觀東儒之汨沒訓詁依據循轍茫然無一半自得者誠不足以望其藩籬而統論學術全體則長於馳騫而短於持守諧世適用



之意多而修身敦本之味少耳其自命儒者仕不
逢時隱之於心若有不自得者而既已濡足無由
轉腦則反欲曲加文飾硬做義理故其生於心發
於言者類多枝梧拖帶不甚快活試舉其一二而
言之如曰文中子於南北朝奪統歸魏亦有意思
晉滅恰值元魏興於北修明禮樂欲復古制春秋
之法中國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天
意無中外也又爲管夷吾荀文若極力分疏曰天
生民而立之司牧將使助天而生養斯民也苟以
救民爲心雖湯武之放伐大易以爲應天順人管

仲之事讎聖人以爲仁又論元會運世以爲由堯
至湯湯至文文至孔子俱五百年自孔子五百年
至光武又五百年至貞觀又五百年而生朱子自
朱子後至我朝又五百年蓋尊戴康熙上擬湯文
而毅然自居於伊萊呂散之列也夫華夷天地之
大分也君臣人之大倫也儒之所以爲儒將以講
明斯義處兩間而參三才也今乃拘於時勢牽於
已私欲以區區筆舌漫漶而混淪之使此老幸而
生於宋 明盛際則其肯爲此論耶天意果無中
外則帝舜何以蠻夷猾夏爲憂仲尼何以不被髮

左衽爲幸乎放君果皆救民事讐果皆爲仁則何惡乎曹操朱溫何誅乎褚淵馮道孟子又何以枉尺直尋爲不可乎至若五百年王者之說孟子特據其已然之迹言之耳非謂來頭廢興一一準此如分至啓閉之可以坐致千歲也今爲自己伊萊計援引建武貞觀傳會年數趨課填額一以爲雍齒之封侯一以爲子孔之立後而赫赫湯文遂作媚世取寵之資儒之見有如是局而儒之言有如是苟歟許魯齋出處不免後人雖黃而魯齋無此等議論不亦脫灑真慤矣乎

榕村集有恭請調護聖躬疏畧曰皇太后違豫皇上憂焦以致頭暈足腫臣等不勝恐懼皇太后脫有不虞皇上春秋已高又適抱恙鄭康成論國有大憂而君有疾者使子執事朱子深以其言爲是乞深抑聖情如有不諱之事命諸皇子悉心經紀一切禮節未可身親夫豫凶事非禮也其親有疾未死戒其子以雖死勿毀閭巷匹敵所未敢發諸口者今以輔弼大臣經禮名儒昌言無忌於至尊之前而聽之者亦恬然不以爲異吾未知其於忠孝之道何如也集中又有送友人外艱歸詩亦儒家

所未聞而比之上款猶屬薄物矣

大學一篇是聖門的傳而試以戴本鄭註讀之則次序之顛倒訓解之疎畧實有段段不可掩者朱子之釐正填補蓋亦不得已也元明以來論說紛然方遜志蔡虛齋林次厓諸賢各有更定而疑貳於朱子者皆在格致補傳或以知止一節為釋格致方或升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蔡林以為傳未嘗失而錯入於經文中就經文剔此兩節歸之傳文則格致自有傳不必補也其論雖未甚的確而一篇之分屬經傳明新止三章之為傳文之首則固

與朱子說無異也王陽明出盡掃諸說斷以古本

為正而所自為說牽強繆戾往往全不成文理如

主新民為親民曰親其父子之民親其兄弟之民固已牽強而又曰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是以親民為明德工夫也然則齊家治國將為誠意正心之工夫乎又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致吾心良知之理於事物物則正事物物皆得其理夫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格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則榕村之學名為尊朱黜王而於此大頭項公案却乃極贊王說以為獨得會思之旨又自立已說曰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格物致知祇可以知本二字當之修己治人祇可以誠意一目盡之以知止

條中能慮為格致能得為誠意自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今傳五章結語以能慮言也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今傳四章結語以能得言也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輾轉相關之效而已又自為問答曰章次同於古而義不異於朱子朱子不棄也又曰如是說經辭不費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夫天下無兩是雙非况經傳義理何等精嚴毫釐之差相去千里大學今古本章次之相左文義之相背不可但以毫釐言古本之章次為是則今本之文義為非今本之文義為得則古本章次

之不能無失也亦審矣乃以今本之義從古本之次而謂朱子不棄吾言是何異於操方枘以納圓鑿而語人曰恰恰相當乎章次如此文義如此者為辭費章次則如彼文義則如此者為辭不費又不幾於指一為多指二為少乎吾未之信也

且夫所尊乎朱子者以其道之無弊其言之無疵選諸儒而莫能尚也不然何愛於朱子何憎於姚江彼奴而此主之耶讀其書者潛心玩索期於看得出而信得及可也其或功夫有淺深知見有通蔽而義理無窮又不能無待於後人則各記所疑以

資講質亦不失爲善學朱子方蔡諸公是已姚江則繆甚矣直述已見更無他念悍然角立自霸一方使朱子復起諭而歸一不無是理設使終不能一彼爲彼我爲我如黑白冰炭各一形色人皆見之昭昭然不相混也榕村則不然觀其行已規模喜方便而貴諧合以之談經亦用此法而問學之賅贍言語之辯給足以濟之故圓渾滑熟未易非刺於朱子則服事旣久嚴不敢違而其中則未必篤信於王氏則病敗已著鄙不肯從而其實則未敢辦敵於是褻回兩間別立門戶明明從王氏而

曰吾非從王氏也章次而已明明違朱子而曰吾非違朱子也文義自如其心不已勞而其辭不已枝歟君子之翼聖經距邪說也理達辭沛要以明已之道而已未嘗爲拙匠而改廢繩墨則彼喙之容與不容本不足計况是書也爲聖門的傳則入頭下手當以章次爲第一義今旣屈而從彼矣却曰文義則從我吾見其喙之益長未見其無所容也假使真不能容喙此所謂和峴之樂非臣之樂也約束則更之矣軍吏則易置之矣威敵制勝則推以歸功此馬服之代廉頗而班超之哨郭恂也

以是而尊朱子其肯欣然享之歟

谿谷曰中國則學術多歧我國則挾筴讀書者皆稱
誦程朱豈我國士習果賢於中國耶曰非然也中
國人才志趣頗不碌碌時有有志之士實心向學
故往往各有實得我國則不然齷齪拘束都無志
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
譬猶墾土播種有秀有實而後五穀稊稗可別也
茫然赤地之上孰爲五穀孰爲稊稗哉谿谷之言
不無意見其論東人症候亦未嘗不切中膏肓而
細究之則其言亦不免有弊姑舍程朱又姑舍當

今又姑舍我國試以中國上世孔孟而言之戰國
嬴秦之際天下之學何嘗盡宗孔氏乎蘇張之縱
橫申韓之刑名孫吳之談兵圭悝之治賦學術多
歧奚啻千塗萬轍而其人之志趣不碌碌豈盡出
象山陽明下哉漢興以來稍尙六經至董江都對
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請皆黜之然後
世之挾筴讀書者莫不稱誦孔子其人果皆不齷
齪不拘束才性志氣賢於蘇張申韓與今日我國
之誦程朱者迥然殊科耶愚亦曰非然也以其世
所貴重口道而貌尊之者十居七八耳然而蘇張

申韓之時天下之禍何如而自漢以降治化風俗雖不及三代人倫粗明民生粗安弑父與君亡失國家之患比之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猶爲稀闊者無他尊孔氏黜百家之效也然則拘而就正猶勝於放而從邪無益徒亂又惡用志趣爲忒譬之農焉無論民之勤惰巧拙授之穀而教之種然後粒米握粟可得而食也若任其所爲或稊或穀而漫不訾省焉則及秋而穫稊穀相半民猶患饑畢竟遍地青黃都是稊稗一穀不可得見則其將曰彼青黃者猶賢於赤耶然則程朱者今之孔孟也四

書集註者今之五穀也俛首刳心而已碌碌不碌碌係其人品高下耳外是而求志氣不流於猖狂妄作也者寡矣

易詩禮春秋皆聖人之言也講明討論固當靡不用極而其書斷缺而未完其文簡奧而難通又古今風氣邈然遼絕其事其法不可一一按跡而行之惟語孟庸學爲聖門目擊手記之真詮首尾完具文辭暢達而所言皆君臣父子之倫仁義禮智之德明白而可信切近而可循通乎此則六經之道亶不外是而敘典秩禮參贊化育可馴而致也惟

朱子灼知此理故以若聰明專用力於四書蓋嘗以蟻珠自况而易詩所得則比之鷄肋其言曰易非學者之急務又曰詩書是隔一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四重說今說者各信已見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讓渠如此說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又以人家祭先必用古禮爲膠固難行而儀禮經傳託之勉齋書集傳託之九峰皆未及親自下筆此堯舜不徧物之知也然而自是以來聖道始明人紀始修雖寧理削弱國勢不振而上無荒淫之君下多忠義之士懷慶聞風而

私淑元政猶勝劉石金華傳業而相授 明治遠邁漢唐秋毫皆朱子之功也陸王之出道術分裂此固斯文之不幸而二子之學猶是爲己所爭所辨不出方寸間事則尊尙四書以爲修身治天下之本者固與朱子無以異也至於近世攷證之學出則掉却四書動稱六經要以壓倒前賢誇示後人紛然著書灾木貴紙東槎所購不過千百之一二而三四架屋子已不能容其度閣矣蓋經說之作未有盛於今日而夷考其實則身心性情之要倫紀教化之本槩無所發明而惟淹博是競惟新

臺山集
奇是務三家雍徹則陪臣之僭禮當斥乃其宗旨明乎此足矣堂之爲何樣屋制果是緊講討歟夫子畏匡則聖人之知命不懼乃其主意察乎此可矣匡之爲何國地名不亦閒點檢歟蟲魚瑣屑闕之無傷器服汗漫置之無損而執之仇仇辨之斷斷呵古人之固陋衒自己之聰慧政使說得箇箇允當何補於世教何益於民生况其同異出入人各有喙若非起諸聖於九原誰復斷聚訟於片言其亦徒勞而已又其每下則有所謂爾雅說文之學者六經文字隨意改換百孔千瘡殆無完膚而

堯舜周孔舉不免岌岌陸王非不差矣譬則兄弟分門各立家計而事親奉先未嘗有異論也今之所謂經學則駸駸乎矢及黃屋兵纏紫微吁亦可畏也哉

我國古之九夷也幸得箕子東封稱爲君子之國而遠古文獻今不可徵句濟之間大抵貿貿崔致遠一人以詞藻顯於羅季沿及勝國稍稍有文士而極其所長不過駢儷律絕摹唐軌宋而止耳自序記古文辭以往已無一篇可稱道者况向上儒者事業宜乎其未有聞也圃隱以間世英豪當有

臺山集
明作興之會朱子編著諸書又適次第東來遂得
以探討服行傑然爲從周用夏之祖而熙朝繼
之淵源統緒始爛焉可述蓋夷荒之漸被聲教若
是其難也然而國初風氣猶近大樸文質未兼
醇疵相半陽村之柔懦畢齋之強厲皆不免一偏
之病而著述之行于世者脫不得藝苑習氣寒暄
篤於持守靜庵奮於經濟皆未及立言垂後惟退
溪功深真積栗谷姿隣殆庶華陽之剛大三洲之
明允卓爲儒宗並有論著而憲章祖述悉本紫陽
今以諸先生文集與中國羣儒所著對舉而參看

則典籍之未廣而腹笥或遜淹洽方俚之轉譯而
舌鋒或欠銛利則誠亦往往有之而此不過枝葉
細瑕耳若其大經大法固可以考不謬俟不惑而
南軒之失於疎快東萊之傷於纖巧亦或姑舍而
非所願也况儒之爲業自有本領言語文字乃其
餘事諸先生皆有孝弟至行忠貞大節致主澤民
之烈出處進退之風本末具備終始無疵雖進而
置之慶曆元祐之際恐不必多讓人先居是邦而
讀其書者固當沒身山仰不敢有一毫侮慢之意
也前輩旣遠遺澤浸微簪纓驕子裙屐惡少幼不

知灑掃之事長不操書筴之業金銀杖杜蕩無顧
忌一脉儒種固已無地可植而間有稍挾辯慧臨
深自高者欲染指文學爲譁世沽譽之計則無奈
程朱典訓象魏儼臨性味相反肌膚如傷又厭又
惡要破不得于斯時也燕肆唐板滾滾東出僞訛
之撰逾後逾博巧曲之解逾新逾奇則八公草木
蓋已望風心折而詆斥程朱則麻姑之搔背也推
尊鄭孔則水母之借目也乃敢肆然而號於衆曰
漢唐先於有宋六經高於四子城朝兔園卑卑休
論於是乎朱子許多年劇心鉢目爲前聖爲後學

積費紙墨者不待火而已索然煨燼矣朱子旣然
則諸賢之出於藍水者有一人得免爲田舍翁者
乎王莽狹小漢制安石卑薄仁皇其言甚侈似可
以誑耀一時而未知終竟優劣果如何耳

葉水心曰國無駿功良法先亡士無駿材良心先喪
此切至之言而悲痛之辭也然良法之亡一日修
之而有餘良心之喪百年養之而不足今日良心
之喪蓋亦極矣若非聖君賢輔明正學斥邪說躬
行心得表率於上而教化風尚以復其本性之好
惡榮辱賞罰以導其常情之趨避奮之以投袂之

臺山集
勇行之以徙木之信持之以移山之久則湯湯洪水吾不知其攸濟矣

我先王正廟聖人也以聰明首出之姿有憂戚玉成之工自在春邸令聞夙暢作其卽位四方拭目惇典庸禮祖述姚姒右賢左戚跨越漢唐萬幾之暇課讀如諸生以一部朱書爲作人化俗之本每歎世級漸下士趨不端學務新奇文尙尖巧恩誨威董屢形絲綸嘗臨軒策士歷論 明清以來學術之弊豐坊孫鑛之非聖誣經楊慎季本之曲說鑿解七子五子之裨販剽竊無不洞敘源委嚴加闢

廓又命燕行往來勿購新書犯者抵罪蓋 聖學高明大本旣立又於近世中州書籍閱覽靡遺灼知其無益有害而旣不得撫臨華夏身任大一統之治則姑欲遏其滋蔓捍其橫流使我左海一區得免稂莠之亂壑溺之患也非聖人而能如是乎御製弘齋全書二百餘卷實爲義理淵海政宜播之域中家習人誦而昇遐後十餘年始得編印以數十件分藏內外館閣五處史庫而已臣叨守江都謹取外閣所藏伏而讀之盡數月乃已俯仰慨輒益不禁朱絃綠竹之思

阮葵生乾隆間人所著茶餘客話載其伯祖樾軒商應戒子弟語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稱引未足爲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質證慎勿爲懸河之口所謾又記閩百詩話曰汪堯峰宛私造典禮李天生因篤杜撰故實毛大可奇齡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汪李毛三人皆清初鉅儒近日東士所津津艷慕以爲地負海涵者也而中州則相去未遠已有覷破伎倆而不爲其所瞞者此東人之不及中州處也

見行十三經爾雅居其一釋詁一篇傳以爲周公所

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貢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皆出傳聞未有明據張揖云周公理政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未知揖之所言原何經典而大戴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後儒據此遂以爲爾雅之作在於孔子之前陸璣釋文郭璞序或曰九經之通路百家之指南或曰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其尊信之篤殆掩詩書而上之矣然今考其書多釋詩之字義一字之釋則曰輜輕也伐淺也綯絞也

訛化也雙字之釋則曰瞿瞿休休儉也怲怲奕奕
憂也顛顛昂昂君之德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至
於既微且燠是刈是穫張仲孝友有客宿宿則直
舉全句附以訓釋如後世箋註之為者雖或有詩
中所無而牽連攬及者亦厘厘耳無論其言之出
於何人要之是詩學中一家言九經百家有何交
涉然此皆釋言釋訓中言也既以釋言以下為孔
子所增則孔子刪詩之時拈出一二合訓釋之義
以示學者亦或無怪而至於釋詁一篇既以為周
公所作則卷耳之痛堵虺隤玄黃不過當時俗下

語婦孺之所同曉者覲縷疏析何其熒歟秦風之
權輿邶風之謔浪笑教又何以逾睹而預言之歟
以此觀之其作於周公云者亦謬悠而不可稽矣
意者三代訓詁古有其書如周禮地官土訓誦訓之類毛氏時
去古未遠猶有存者得以據而為傳而兩漢間儒
者剔毛傳訓詁別為此書傍采他說之涉於訓詁
者湊合成篇也兩漢距今亦古矣其傳聞所得宜
或有來歷可徵而作者隱其名姓託為周孔所著
則殆豐坊孫鑛之濫觴也讀者取其近古覈訛審
真闕疑存信以為說經之羽翼則可也直認以周

孔手筆而六經百家之文皆欲據此爲斷則吾恐其太率易矣

古聖全經厄於秦火壁藏口誦幸得復行于世而竹帛旣多爛脫唇舌難免錯漏承訛失真蓋已不可勝計又經之傳必待文字而文字之爲物也篆籀隸楷代各異體假借增省時各異用變化如雲烟乖隔如燕粵千差萬別末由歸一是以雖以西漢之去古未遠而壁書之始出也孔安國之所考定者止今文所傳二十九篇而已其餘得多十六篇未敢舉論者以文字之不可知也劉向中古文所

校卽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則直是今文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三家之去伏生不過百餘年而其異已多向之去三家不過數十年而又不能定之使同者以上古本文旣不能的知則中間傳寫之一彼一此非後人摸索之見所可硬判其是非也書經如此則詩禮春秋從可推耳百餘年之近如此則數千餘年之遠從可推耳必欲窮覈異同畢祛訛謬以復未焚前真面目則除是堯舜親臨石渠周孔還據臯比而後可也萬劫而無此理矣有志於研經希古者但當博取羣言公聽並觀體之

以身驗之以心苟其不悖於民彝有裨於世教則斯可存之已矣又必以先覺大賢德業可師言語可信者奉爲標準考其取舍定其從違則藉曰不中亦可以不遠於道矣苟或恃其小慧任其臆見溺心於點畫增減之間費精於喉齶浮沉之際以爲解經妙方專在於是則設有零瑣所得天地全體終非錐指管窺可盡祇見其弊弊役役埋沒於枯蟬禿兔間耳况王氏父子之變秀才爲學究又豈非前車之可戒耶許叔重生於東京中葉以五經無雙名重儒林而所著說文解字十四篇深於

六書之義勘究聲形援證經典儘多精密可喜其裨補斯文之功固不下於康成諸賢而是特據當時文字可考者而推測爲說耳至若孔壁以前上世科斗孔安國之所不能知劉子政之所不能校則吾恐叔重亦未如之何矣然則雖使今之經籍一一刊改以從許氏是不過爲許氏之經而止耳未知堯舜周孔真面目之載在科斗原本者皆果一一準此無毫髮餘憾否

鄭康成嘗駁許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顧亭林亦論其支

離穿鑿數十條今見日知錄

中庸仁者人也鄭註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孔疏曰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疎人先親已親朱子與呂東萊書曰中庸註相人偶不知出於何書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也竊詳相人偶者漢時行用俗語蓋與人相接親愛之意故鄭氏註諸經凡兩人相接處輒用此語如大射儀揖以偶註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聘禮每曲揖註以人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

相揖註相人偶論語管仲人也註人偶同位之辭詩匪風箋人偶能烹魚人偶能輔周道治民之類是已然禮註詩箋文旣太畧義亦少迂未甚可信而中庸註則較之他處頗詳備襯切蓋仁之爲字本以愛人而名仁者人也提示仁字得名之由而下文親親爲大言愛人之中親親爲最大也相人偶卽俗語愛人之稱而在當時人所易曉故舉以證明殊覺有味朱子所謂說得字義有思想者以此也然章句不用此說而改以他訓者此三字辭意艱晦朱子意其或出於古書而考之未得故慎

於承用而今訓人身生理之說於人字義亦可通也然以親對人遠近相形與有子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親親仁民等說互相發明則鄭註之棄終似可惜

相人偶三字於仁字愛人之本義雖似襯切而此指仁之發用處而言耳若無此心之德爲其體榦則彼發用者何從而生乎既有此體榦則又將何字而名之乎譬之木焉根枝皆木譬之水焉源流皆水若曰木之爲字可稱於枝不可稱於根水之爲字可稱於流不可稱於源此堅白風幡之說也聖

人論仁不一其旨或體或用言各有當章句集註之爲訓也一從本旨所在於其發用處則曰利澤及人曰教化浹未嘗不以愛人言之而於其體榦處則曰愛之理心之德曰本心全德曰當理而無私心其爲說雖若參差不齊而彼此互發本末兼舉仁之爲物煥然可觀而要其功效總不出親人愛人之事漢唐註家無能臻此而釋氏空虛之見雖欲強覓而求其似不可得也近見清學士阮元所著論孟論仁論專據相人偶三字以蔽許多言仁其言曰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卽人

偶之意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孔子之仁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着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便可畢仁之事又曰孟子雖以惻隱爲仁乃仁之端非仁之實必擴而充之著於事實始可稱仁舍事實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其意專在於詆毀集註而名以論學言之無理乃至此乎千言萬語從他擾擾有一句話可以解惑者凡言始可見者據人目所及而言耳非物之本無忽有之謂也譬如人在室中不可見待出戶而始可見若室中本無此人則出戶可見者竟

是何物若謂出戶可見者方可稱人則在室不可見者不得稱人乎一矛一盾卽地破綻自然之理終非辯說所能文也且夫所惡於釋氏慈悲者以其背親畔君滅絕人類名雖慈悲實則相戾也若單說慈悲則慈悲何罪聖人之全此本心滿腔惻隱雖謂之一片慈悲固無不可而親親仁民恩及四海老僧面壁何嘗有此不察其實之絕不同而欲諱其形之畧相似是何異於惡紫而廢朱黻莠而去苗乎若曰恩及四海初無待於滿腔惻隱則是食穀而忘其種生子而秘其胎也惡乎可也至

若仁端非仁云云卽上所謂根源非水木之說也
茲不復辨

中庸天命之謂性鄭註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
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
信土神則知朱子與呂東萊書曰中庸古註極有
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
佛老而言者豈能如是慤實耶其尊尙也至矣鄭
氏所謂木神則仁者指性而言耳使阮氏釋此仁
字將以爲仁之端耶將以爲仁之事耶以爲事也
則性中未有事物相人偶三字恐着不得以爲端

也則端非仁之實何得直稱爲仁耶

端者發見之稱而阮說曰

具心者仁之端也亦是錯解而姑依其說辨之

近日學者動稱漢儒所積

憾於朱子者以其不純用古註而開卷第一義朱子之所尊尙者却又掉頭不講畢竟其學非宋非漢只是自己之私見實事求是者果如是乎

阮集有性命古訓一篇蓋爲斥李翱復性書而作也
採集詩書禮孝經春秋論孟言性命之說而逐段
以己意附論總斷之曰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故
實而易於率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故虛而易
於傳會儒釋之分在於此又曰孔子教顏淵惟聞

復禮未聞復性又力主孟子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命也一段及禮記性之欲一句以爲欲在性之內不可絕絕欲者佛教也按李翱之書曰人之所以感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爲也情者妄也邪也情之動靜不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翱之以明言性以覺言復固雜佛老而言者也前人之辨闢已備矣

朱子曰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

陷於其中而不自知而復性二字亦自無病何者仁義人之本性而不仁不義則失其本性及夫行仁而仁行義而義則本性得矣謂之復性有何不可是以朱子雖不取翱說以解性而大學序以復其性則不嫌於承用其文蓋不以全篇之誤并廢其二字之無病也今阮氏就前人已辨闢之說斷斷吃吃張皇沓拖有若人皆不知而已所獨覺者然固已可異而觀其深惡隱痛如眼釘背芒抵死欲除者卽復性二字以此推之所謂晉唐人者卽宋儒之借稱也所謂李習之者卽程朱之假面也若非見處

太拘則心之孔艱良亦怪矣至於孟子一段禮記
一句之拈出把玩看作發前未發者尤不滿一笑
情生於性而七情有欲則性中無欲孰爲此言程
朱無是也籩籩籩豆棟宇筦簞欲之本於天者此
固性之所有也酒池肉林峻宇雕墻欲之徇乎人
者此亦性之所有乎聖賢之使人寡欲遏欲者欲
其審察於天人之分性之所有則循之性之所無
則禁之如是說欲已自平正今乃憑藉斥翽專爲
一欲字建立宗旨不問其當有當無一則曰性二
則曰性以佛氏絕欲爲鉗制嚇喝之資吾未知其

意欲發揮性字恐人之謂性無欲而性之德有不
備歟欲尊崇欲字恐人之謂欲非性而欲之用有
未盡歟吾恐此學之行一轉而不爲顏山農也者
幾希矣

嘗見日本人太宰純所著論語訓傳凡言仁必以安
民釋之凡言禮必以儀制釋之力斥集註本心天
理等訓以爲釋氏空虛之學又曰私欲淨盡乃禪
家修菩提之教心之有私欲亦理也若果淨盡則
非人也其說與阮氏不謀而同但純則罵詈程朱
不遺餘力又上及孟子以性善爲謬說而阮氏則

雖於程朱內懷訕誹而不欲顯肆口氣孟子得與
論語并舉不失聖賢之尊者日本僻在海外初無
君師之教故得以自行自止無所顧憚而中州則
歷代崇奉既有彝典并世閑衛不無正論象魏之
懸樊圃之防猶未至於如彼蕩然而其實魯衛之
政也

士之爲學將以修身治人應萬事而成庶務也然苟
不先有事於內以立其本則身不可得而修人不
可得而治萬事不可應而庶務不可成也是以大
學之教極於治國平天下而誠意正心爲之本中

庸之功終於位天地育萬物而戒懼致中爲之本
孟子之道期於行仁義施王政而存心養性爲之
本古聖旨訣昭然可見周衰而異端作漢興而六
經殘統緒不接旨訣寢微而將相名臣太半起於
刀筆蹶張學問一事旣非可論經生博士則力竭
於收拾散亡精弊於考校訛脫文字訓詁之存十
一於千百其功已多遑可望其向上溯本超絕港
而返真源乎兩京以來心學之晦良以此也然而
江都正心之論武侯理性之訓耿耿間出如曙天
長庚蓋其至理所在明識自詣初不繫於言語間

見而儒林之間意亦有一脉淵源相授不絕惜乎其不能多見也

儒教微而禪學興蓋心性之爲人身根本乃是宇宙間自然常存之理也其學雖晦其說難絕不在於此必在於彼譬如家有寶器主人不守則盜賊有之也夫邪之興由於託正偽之作由於假真若初無正與真則邪與偽何從而生乎正道不明故邪得以眩之真體不立故偽得以亂之正道苟明真體苟立千邪百偽惡得以眩亂之乎然則彼所謂識心見性者其說雖非未可謂無所由而使其說

猖狂自肆得售眩亂則亦兩漢諸儒不講心性之過也仁義不行而楊墨託焉其差也至於無父無君無父無君可誅也仁義之道不可廢也心性不講而禪釋託焉其弊也至於空虛寂滅空虛寂滅可斥也心性之說不可絕也今惡禪釋而諱言心性何異於惡楊墨而諱言仁義乎

二程朱子生於絕學之後洞見大道之原揭此真正折彼邪偽題目則不嫌其同而指趣之殊實相燕越知心爲一身之本而中無主則本不固故曰居敬以立其本知心具萬物之知而理不窮則知有

蔽故曰窮理以致其知凡所謂居敬窮理立本致知者將以率五常之性行五倫之道修身治人應萬事而成庶務也故曰力行以踐其實其爲說也真實有據其爲學也中正無弊禪釋空虛邪僞之見其果有一毫近似者乎

韓子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
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孔子之說長於周公孟子
之說長於孔子位愈卑世愈降而其說愈長理勢
然也况朱子之位與世比之孔孟又甚遼絕而所
自任以明道垂教者非註解則問答言語之多夫

豈得已而良工獨苦至音寡和弱訕強詆在當日
已不勝其紛然如象山之主德性而奴問學自是
禪宗一派固無可言而永嘉諸子若陳若葉之徒
以丘明馬遷制度事功自命實學而指論孟爲空
言近日古學漢學此其前茅而朱子已以神頭鬼
面大不實斥之今之學者其亦不幸晚出未及見
正於當日也

雖然寇戎之侵責在內治疾病之作崇自中虛今日
異說之繁蓋亦反本而求其由乎朱子之說誠有
據矣朱子之學誠無弊矣所謂居敬也窮理也力

行也特陳其名目而指其路逕耳若其用功收效則各在當人之身苟使聞其說而爲其學者知敬之當居則退而居之知理之當窮則退而窮之知行之當力則退而行之如着衣必煖敵飯必飽則實功實效有目皆睹人孰得以非議之哉規矩立矣而與巧則難門戶設矣而能由者寡高談之徒及性命講論之不于身心朱子當日蓋已屢形憂歎矣然而慶元以來至于蒙元世猶近古士多向裏橫議不至甚熾大義不至全乖及夫有明之世尊尙表章非不至矣九書大全成於館閣而規

模未免草率八股制義施於場闈而體裁競尙巧碎拘之以功令誘之以利祿於是薄海內外被章逢而挾簡策者無非程朱之說而及其末也居敬則終身談境界而已實未曾居一刻敬窮理則平生講字義而已實未曾窮一件理夷考其行則觀乎家而鄉黨自好之不如授之政而武人俗吏之所嗤不亦悲乎是以顧亭林炎武歎之曰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尊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也又曰性也命也夫子之所罕

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士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爲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斯言也可謂警世至論而此自是末弊然也吾所謂窮理者將以好古多聞也吾所謂力行者將以謹出處辭受之辨也然苟於道理大原見有未到則好古多聞何以擇其是非出處辭受何以審其當否所以不得不先講性命以治其本是則朱子本旨也何可以末

弊之流於空虛遂掩其本旨之真實耶顧氏本意或未至此而今之右漢左宋詆考亭爲蓮社者大抵皆顧說之一轉雖其矯枉失平在所當闢而自墜家訓詎及父祖亦子孫有罪焉爾吾黨之士曷不相戒猛省圖所以一洗之耶吾學明則彼說息禦敵不待於干戈除疴無煩於藥石矣

明祚旣終衣冠塗炭而遺民逸士隱居自靖以俟河清者亦所在有之康熙十八年己未大徵天下博學鴻儒六十餘人直授內閣中書官如李因篤朱彝尊潘耒等半世林下不事舉業者皆不得免或

迫而後起蓋是時吳耿兵起四方雲擾燕中之隱
憂深慮視若敵國者在於儒林一種故以此爲牢
籠駕馭之具也秦人以坑清人以徵其事雖異其
術則同以世主謀國之計言之則坑不如徵以儒
者潔身之道言之則徵不如坑均之爲天地間否
運也不坑不徵身名俱全者惟顧亭林一人而已
甲申以後中州文字搢紳專尙諂草野亦嚴忌諱
雖尋常說話纔涉戎夷舉皆咋舌以爲非所宜言
而亭林則開口放膽畧無回避其論時事以爲二
帝三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筆勢之勁

凜不可犯而山海關詩緬思開荆初設險制東索
中葉狃康娛小有干王畧駸駸河以西千里屯氈
幕啓關元帥降軟血名王諾其曰東索氈幕者直
斥滿洲也 天壽山陵詩仁言人所欣甘言人所
惑小修此陵園大屑我社稷言清人殄滅華夏不
遺餘力而薄修陵墓以示小仁也詠史詩名弧 胡
石勒誅觸眇苻生戮哀哉周漢人離此干戈毒言
異俗猜忌中華遺黎多以口語嬰禍也贈李中孚
詩以巨游擬中孚則莽述有所指矣其他漢三君
子房孔明申包胥高漸離諸詩無非借事寓懷咄

咄逼人而五十初度詩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
自望河清舉目陵京猶舊國可能鍾鼎一揚名則
明明寫出心中事又非暎帶託寄求諸言外之比
使此集陳之圓明暢春之間其不爲嬴秦之侯盧
也者幾希而乃能梓行至今得免雜燒者亦可異
也豈其清風貞節爲上下所信服置之度外而不
問耶

徐乾學以狀元閣臣柄用於時亭林與書曰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
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其戒之也深矣欲來

燕佐修史則拒之欲還吳處園舍則辭之蓋防其
攬掇而絕其濡潤也乾學博學能文章爲康熙四
學士之一以亭林之甥尤爲當世所重而董潮東
臯雜抄云徐健庵司寇歸田後重謀起故官事已
效俟詔命至卽行計重陽前數日必到偶以他故
稽遲司寇日挾門客數人登洞庭東山飲酒俟召
遂以勞頓停滯得疾比詔至沒已數日可見其銳
於進取至死不已宜乎不爲亭林所許也

近世中州儒者惟陸三魚隴其最爲醇正且有踐履
實行海內爲程朱之學者翕然宗仰至或疑於聖

人雖以紀句之工訶洛閩喜立異論亦推爲醇儒
未敢顯攻所著有四書困勉錄松陽講義三魚堂
賸言讀朱隨筆等書余未及遍覽其書而得其文
集而讀之學術辨三篇與李子喬湯潛庵諸書極
言姚江新會假禪亂儒之弊曰孔孟之道至朱子
而大明舍朱子而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繩墨而
欲成室也 有明之世以其書列於學官使學者
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
罪之是以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
而風俗同是其明效大驗也自王學之興嘉隆以

來秉國句作民牧者無不浸淫於是教始也爲議
論爲聲氣繼也爲政事爲風俗以至禮法弛而政
刑紊邪僻詭異之行生而縱肆輕狂之習成是故
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
又論顧涇陽高梁溪名雖尊朱而實不能脫王氏
範圍亦深中肯綮又謂世儒見朱子于古經多所
更定而遂有自闢井疆之意經傳文字往往無難
改易不知南巢牧野只可許湯武一行亦確論也
當神州陸沈異言喧僇之日此等議論洵足謂障
河砥柱甚可貴也但其以崇禎遺民不免濡跡於

康熙時爲可恨耳

陸集與人論 明史書以劉文成旣仕元又佐 明
出處不醇當置之雜傳不如是無以服危太樸又
曰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一生高蹈遇風雲之會
奮袂而起又當別論其言似矣而論人須儼倫論
事須着題文成畢竟是功名之士與孟子所謂天
民大老合下殊倫而出幽遷喬用夏變夷功不下
於一匡九合新城尹隰城尉自不害爲漢唐佐命
元臣文成定評只如此足矣今以儒者法門繩其
出處曰醇曰雜得無迂遠而不着題歟雖然苟以

第一等道理懸空言之則文成之仕元視金許之
高蹈謂之曷如其無可也文成則已矣三魚一生
讀孔孟程朱之書自待與人待之者宜不欲以天
民大老之事讓與別人而崇禎之末年已志學國
變之後不能深藏遠引非聘非徵應舉覓官皓首
浮沉於知縣科道之間是亦不可以已乎向使西
湖慶雲復起於康熙之世則此老所辦未審何居
進旣不能占金許之高退又不肯處文成之雜究
竟成就不過爲余闕楊維禎而止耳藉曰余楊之
醇賢於文成之雜將以擬夫夙昔所講天民大老

之事果無多少餘憾而質之孔孟程朱其肯曰醇

乎醇歟

陸公生於崇禎庚午舉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四川監察御史年六十三卒

士君子不幸而當革除之時自一命以上凡有官守職事者皆當以死為正退而野處者雖不必死不仕異姓亦是不易之大防至若市井草茅未嘗策名立朝者民與臣差有間焉自非有必報之讎如張子房之於秦政則與時消息或仕或隱固無不可而至於戎狄亂華則又當別論蓋彼既非我族類言語衣服風俗政教與中國判然殊絕徒以兵強馬壯悍然竊據五帝三王所有之天下其為世

變果何如也六朝五季皆以篡奪得國豈曰正矣而廢興代謝俱不出先王聲教之內則方之於彼猶為常理順境耳不幸之極遇此時節則君子之潔身制行視尋常革除當加嚴一等苟其生長聞見僅能及於中華義主之世者皆當沒齒自靖矢心罔僕不得以民臣之說曲辨而強別之也常調雜流一切以功名利祿為事者固難以斯義律之也名為儒者忽此而不之省則大節差矣仁義禮樂都歸空言孝弟忠信皆屬細行吾何以觀之哉被髮左衽何妨於為聖為賢而吾夫子恐恐然有

微管之歎何也春秋之義責賢者備賢如稼書不
得不責之備也

顧亭林日知錄曰五經無真字見於老莊之書說文

曰真仙人變形登天也於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

名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書真秦之聲也

韓信傳即為真王耳竇融上光武書豈可背真舊

之主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今謂真古曰實今謂假古

偽隆慶間學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

學會試論語題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

不昧其心莊子大宗師篇云且始明以莊子之言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入於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

書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為書猶有所謂

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五經之無真

字亭林考之誠是矣而後世相傳與假為對秦漢

時人言真與老莊異指則亭林亦已言之矣無極

之真何妨以此意看耶亭林本意深疾明末龍

谿王緒山錢德輩以禪窟聖之變而為此論初非

欲侵詆濂洛而其學偏於攷證其說傷於拘滯株

連之累上及周子以啓近日中州學者宗說文毀

集註之謬風則賢知之過亭林與有責焉

文字從言語而生言語以時代而異虞夏所無之字
商周有之商周所無之字秦漢有之者時代然也
時代之所通用則斯用之矣古今何論焉異端吾
儒何擇焉所可辨者其指意所在耳苟不察其指
意所在而徒據字樣是古而非今執彼而難此則
席必哀公之席錢必太公之錢而貌類陽虎不免
爲夫子之累不亦拘乎仁智二字典謨所無而鄒
魯以後列於五德湯誥之前無性字仲尼之前無
理字而今之學者開口必稱性理者以其言之者
皆聖人故尊信而無異辭耳向使殷周以下諸聖

人不甚尊信而有一攷證者出於其間顛顛然執
古今以爲與奪則仁智性理等字之無於典謨其
爲可議何異於真字之無於五經耶或曰亭林之
惡真字以其始見於老莊之書吾儒不當襲用也
今子以經文聖訓之古無今有者引而相難何其
言之疎而辨之強耶曰吾將畢其說夫所謂異端
之書吾儒不當襲用者字樣云乎指意云乎如曰
字樣云乎則不惟見於彼書者吾不當襲用雖見
於吾書者一經彼用皆當諱而避之耶道德二字
老氏建爲宗旨而贊堯授禹其文則同易言寂孟

子言覺曰寂曰覺皆禪書中語也子將何以處之
如曰吾之所謂寂覺與彼之所謂寂覺字同而指
不同也云爾則吾亦曰周子之真與老莊之真字
同而指不同也覺者佛之翻義也孟子言之則不
疑其涉禪真者實之代訓也周子言之則疑其襲
莊豈亦以時世之遠近而上下其手耶

亭林雖力斥真字之不經而自家亦不免承用日知
錄卷之十九云世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
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
矣有知言者出則其人之真偽卽以其言辨之而

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搖搖噎醉無可奈何而付
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重辭複心煩意亂
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粟里之徵士淡然若忘
於世而感憤之懷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
其汲汲於自表暴而以爲言者僞也亭林所謂真
僞之真豈變形登天之真歟所謂黍離大夫宗臣
徵士之真豈皆真人真君之真歟特以其與僞相
對而從俗言之耳於是乎真字之禁可解而周子
之謗可息矣

楊升庵曰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

之隱遯則神搜霆擊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
淒風之變態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
自然其紫陽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
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
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
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升庵之學雖於道未
純而文章一路眼目亦自超詣故看得真的辨得
痛快如此東土之爲朱學者宜寫置坐側以當頂
門一鍼

臺山集卷十七

臺山集卷十八

安東金邁淳德安

闕餘散筆

周末第四

周末六國自燕以外非篡竊則蠻夷本領無足道者
而各啓土宇傳祚累葉民有專心之戴士有委質
之分固結而不可解久矣而嬴秦之取之也不以
德而以力不以漸而以頓吞聲飲氣寰海如沸破
千金報五世舉天下皆子房之心特力不足而時
未可耳陳勝一呼豪傑響應齊儋魏咎趙歇韓廣

天降地湧風動雲從皆遺民舊臣忠義之發而項
梁父子烏合渡江所向無敵反手而成霸業者徒
以世世楚將立懷王以從民望耳不然雖以拔山
之力盖世之氣其興也未必若是暴也使籍也乘
此基址審其舉動易暴以仁濟勇以智持之以十
數年之久則芊氏之澤遠而斬矣武關之怨洩而
冷矣朝覲訟獄舍彭城而誰歸征誅揖遜一朝兼
有而所以處義帝者亦綽綽然有餘地矣匹夫之
勇計不出此積猜嫌於卿子之事激狠怒於如約
之言榔徙江弑身犯惡逾縞素三軍藉漢資斧當

此時凡爲江東之人者其仇項而德劉當何如也
是籍之失天下自江東始也及夫陰陵猖獗匹馬
東走如窮猿駭鹿不暇擇步忽見亭長艤船提出
江東二字則宿跡森現本心闖發且愧且懼神奪
氣沮而終是英雄身分強作牢籠說話憐而王我
若將有望於父兄而以八千子弟無一人還爲無
面目見父兄之端吾誰欺欺天乎籍之無面目見
父兄果在於八千人之生死耶懷王之死楚人憐
之如悲親戚義帝之死獨不憐之乎懷王死於隣
國猶憐之義帝死於世臣不尤憐之乎懷王死憐

之義帝死憐之畔懷王殺義帝者爲誰又憐而王之有是理乎於是乎東渡之計左矣無地可歸有死而已此項王真情也乃杜牧之詩曰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文人之言若是迂耶赦季布果出於賞節則鄭君何罪而逐誅丁公果出於懲惡則射陽侯舞劔事何不並案耶然而後之論者例以公天下爲萬世法翕然歸美就事論事依於忠厚也不妨如此說而苟欲覈其情實則弁州之論最得大旨但其所謂醜其著阨爲此言以揜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意丁公爲人梟悍難當

最所忌惡且帝雖動於走胡走越之說姑赦季布而鯁鯁然猶有餘疑故除其母弟以剪佗日羽翼耳

四皓爲呂后畫策諫令太子將兵以布聞之鼓行而西爲辭與茅焦諫始皇脅以諸侯莫肯向秦同意皆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也

秦末羣雄與高祖並起角逐者自項羽以外惟田橫兄弟最爲勁敵蓋其豪傑勇敢素爲一方畏服而席建國之業挾強宗之勢非甕牖繩樞一時崛起者比故當天下糜沸之際三王更立屢躓屢興卒

能全割海岱傍觀楚漢隱然以下莊自處而韓彭
勲業寧死而不屑爲也及東城之役伯王授首四
海羣雄以權力相制者芟除畧盡而惟橫也巋然
獨存占據海島風濤萬里荒忽莫測闖一登岸則
河濟間七十二城皆舊日威德所被一日不除天
下之患未艾也以帝料敵之審豈不知區區裂土
之榮未足以中橫所欲而然且召之者欲假召爲
名遣使以胡虛實耳以橫經事之練豈不知帝之
召已非出好意而然且詣之者欲假詣爲名用武
靈王入秦故事一見皇帝面貌且窺腹心之動靜

幸有一可乘則跳身歸巢以作後圖耳故其行也
只以二客自從五百人則留守不動雖破亡倉卒
之中一奇一正布置森然有常山首尾之勢及夫
經都歷國去洛陽三十里則觀俗觀政揣摩畧遍
漢之爲漢未可以時月動也身且老矣待之無益
故翩然脫屣畧不顧戀漫提他事陽自託於慷慨
引決而本旨所存又不肯分明說破其亦聞老氏
善藏之風者歟帝雖召橫而其來則未曾期也忽
聞其來固已愕然心動又忽聞其死益恍惚而不
能定乃徐而繹之則橫之機神風槩所以來所以

臺山集
死者始隱約領會於方寸之中渠筭我耶我筭渠耶要之爲並世人傑也於是歎服其賢爲之流涕生則相忌死則相憐故是英雄常態也今讀漢史本傳王侯之誘加兵之脅稱孤之歎烹兄之媿皆是紙上糟粕別有兩條機鋒色授魂予於筆墨蹊逕之外不可以形跡捉摸者每讀至此未嘗不啞然獨笑

朱建之不見辟陽侯初心可謂正矣而爲稅母恩回心定交不免於及受人之恩不可無報而苟非其人愛我疾疾也吁可畏哉

諸呂用事是漢初板蕩之會士大夫當此時身名極難周全王陵平勃身居大位與之爲敵無論稟性之剛柔行事之正譎畢竟成敗勢將同歸雖欲游移前却有不可得者陸生位差卑無甚責任故得委蛇蕭散以一身爲自己受用旣謝病休官田園車馬極意行樂超然作理亂不聞之人餘智癢癢又不欲全然無事則以勸丞相交驩太尉助設臨陣之正局却又翩翩出入於辟陽侯家聊作餌敵之奇兵正局虛而實奇兵實而虛故平勃成與享其福辟陽敗不染其禍觀其詘信變化之際矯然

有猶龍之風漢廷智謀之士留侯以下鮮有其匹
但朱建一着無之未爲損而喬木遷幽友道多缺
崑岡焚玉戎首有歸豈仁智故自難兼而所謂奇
兵者勘其微情未必餌敵而止乎

文帝欲用賈誼而絳灌害之景帝專任鼂錯而諸大
功臣多不好二子材智畧同而所遭又相類小加
大新聞舊故非順局而先後輩不相協自古已然
矣文帝審於物情度不可以一時兩全故陽疎賈
誼使之休息於外而不見則思有事則咨是恩遇
未嘗替也特姑斂其粗跡炫耀以塞耿耿之眼耳

其卒不踐公卿之位者年爲之限而非帝所能料
也景之於錯則不然驟爵位以驕其志過扶抑以
叢其怨卒又信謬妄誅恩誼掃地文景之不可同
科久矣而於此一事又爭數着工拙矣

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十五字味其
辭旨有潛心進修未嘗間斷之意有謙躬退託不
自滿假之意有樂道人善彥聖若已有之意漫出
數語不費安排而學問之淵深氣象之溫潤心術
之光明衆美俱著爛然可掬非盛德而能如是乎
彼以詞章筆翰之末與羣下爭工從以機羅者何

度量相懸之甚也

竇嬰與鼂錯有隙而爰盎之召由於竇嬰東市之事醞釀久矣而不欲自我犯手借盎以發之耳及青翟等劾奏出則居中承接授旨唆嗾者又非嬰而誰余嘗以田竇之並稱謂非篤論以此觀之嬰之不免奇禍亦有以哉

鼂錯之禍始於爰盎終於青翟盎之對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斬錯赦吳楚復其故地兵可毋血刃而罷青翟之奏曰吳王反逆無道天

下所當共誅今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徐僮之傍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疎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請論如法始以削地歸咎終以予地成罪始則曰吳可赦終則曰吳當誅奏辭得當則爰盎合被同罰對語非妄則青翟之誤兵機亦多矣何其相戾之甚也蓋上無勘亂之畧下多嫉能之臣微旨乍形於移過衆怒齊逞於修隙殊發同的湊在一殺而矛楯不嫌同口驪黃都屬外面刑政如此天下之不亡亦幸耳漢

書具載奏對繁而不殺者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然以權謀自喜者人亦以權謀陷之獵人恒死虎舟人恒死水以此責錯錯亦無辭矣景帝時將相名臣如條侯魏其侯者未易多數而皆剛潔伉厲不肯趨促爲婦寺態故一則曰鞅鞅非少主臣一則曰沾沾自喜多易當時從政良亦殆而然鞅鞅有畏憚意故不得不相又不得不死沾沾有輕侮意故位斬而禍亦緩升沉禍福要有命數而二人之姿性氣象亦畧可見矣

破吳楚大功也折梁王覬覦諫栗太子廢大節也材

器望實要非蚡輩人且除吏益宅厭薄有素以帝之明達其於辨優劣判曲直固已昭然矣特以太后盛怒自度非婉容愉色所可挽回故令公卿廷辨欲假公議以爲已助而平日好言論如鄭當時者乃依違媵媵與所料相反一汲黯孤單不能爲力耳於是無所發怒有並斬若屬之語而嬰亦不可救矣宮闈之間事多難言以盛際剛陽之德猶尙如此王章之死劉向之不用又何責於太孫之世哉或曰嬰之深見忤於后而帝亦爲德不卒者栗太子事不能無崇后則未可知武皇英主也豈

其然乎豈其然乎

聖人之教莫備於孔門而有一言而可盡者曰博文約禮也非文無以明道非禮無以成德德立而爲體道達而爲用體用俱備道德兼全者命之曰儒充其名者莊子所謂魯國一人是已游夏七十子之徒抑其次也及夫聖人既歿教澤寢微禮之弊褊刻已拘曲已文之弊支離已煩碎已鄙吝薄俗矯詐奸諛種種雜證又因之而作此周末諸儒之失也戰國秦項之際天下方驚於兵爭無所事儒儒之長短得失固無自而見漢興稍久禮樂制度

羽翼太平之事不得不求之儒家則作用始著矣而當時之所謂儒者大抵皆周末之餘也表率不能效於家庭聞望不能孚於鄉黨而傀儡章甫鈞弋青紫其行亦可羞也於是士之負性帶氣者汚其流而迷其源以爲儒果不足爲也各隨其資別作調度侷儻而惡褊曲者必趨任俠簡潔而厭支煩者必歸黃老高文景武之間黃老任俠與儒術鼎峙爲三家而魁材偉器多出於二家儒家則只有董江都一人而論者猶以少精采病之其餘碌碌無可觀公孫丞相方且巍然爲士林領袖矣儒

至於此尙可以詩書孔孟之遺而珍奉之哉然則彼薄儒而不爲者非黃老任俠之罪也乃儒者有以激成之耳使當世有一真儒返文禮之本秉道德體用之實爲之倡率則有不懣然心服盡棄其學而從焉者乎司馬子長以先黃老進游俠見非於孟堅彼固以當世之儒比方而言之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孟堅言是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子長言亦是吾其爲韓安國乎

黃老之學以清心鍊氣爲宗雖應事接物不廢世緣而常提攝此心超然灑然於應接之表要令身大於萬物不令萬物大於身與吾儒之先正其心毋暴其氣意味絕相似但吾儒廓然大公當然而然而已彼則微有智謀安排之私所以爲毫釐之差耳西京二百年忠良正直卓然可爲百世師者無出汲長孺之右而史稱黯學黃老之言觀其危言危行上觸下劓一節剛方無所撓屈準諸齒斃舌存之訓頗似逕庭而惟其超然灑然者積於中而孚於表故以武帝之桀暴而不能移狄山之怒以公孫弘張湯之陰賊而不能餉顏異之禍以王太后武安侯之黨伐而不能延魏其灌夫之誅非有

道者不能也此學黃老之善者也後世士大夫專無心地上工夫非但儒術不明黃老門庭亦不免丘墟多年乍見人之不做聲不動手喜占便宜輒以黃老歸之而世之翳步竊物匿影中人狐鼠其心鬼蜮其行而宗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一切付之秦人之瘠者方且隱然以黃老自命黃老曷嘗如此哉司馬遷敘游俠曰朋黨比周豪暴侵凌孤弱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夫朱家郭解尚不可與暴豪比况以長孺之賢而謂可與

狐鼠輩同類耶余於此未嘗不爲黃老悲之

余嘗著李生箕和字說引董仲舒公孫弘對策語分二人朱紫今閱楊升庵集錄四明黃潤玉語謂一正字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與余言不謀而同亦可謂朝暮遇也

婦人之性近之則不孫少借權勢鮮不驕恣驕恣而不懼于過者未之有也况皇帝已老幼子承儲年齒甫壯志氣方銳東朝之貴朝暮且至其意態之張王發見於言動之間者固無往而不爲過也然則鉤弋信有過而帝之譴而至於死者必有甚不

臺山集
得已之故耳其不宣布其過而託言未然之憂者
爲昭帝回護耳且不欲令公卿與聞其事也天子
過誤殺一姬不至大累何憚以身自任而不爲嗣
皇恩誼世臣門戶計哉此帝之本旨也班孟堅直
書有過見譴以憂死而史記褚少孫所補盡刪而
不取豈有見於此歟然其後七百年拓跋氏摹爲
成法殺不辜者不知爲幾人所謂癡人前難說夢
而作俑之譏帝亦不能辭矣

耿壽昌以穀賤傷農奏立常平倉蕭望之以商功分
銖詆之宣帝卒用壽昌策民果便之常平在當時
儘是良法從違之際利害較然望之於此未免讓
壽昌一頭矣及麟閣繪畫褒顯中興股肱則望之
與梁丘賀皆以名儒在列而一時良二千石如朱
尹龔黃之徒亦不得與焉蓋自孔門四科儒術吏
才鮮能兼長儒有持世輔化之功而其驗常在久
遠故大言籠罩者易以藏拙吏有幹事綜物之能
而其論例諧時俗故小數狡猾者易以售奸於是
儒以卑瑣疵吏吏以迂腐訕儒和敬壞而猜怒興
浮議繁而實事少此後世之通患如 國朝大同
議卽其一也劑量利弊折衷長短聽言詢謀抑揚

隨宜而內外賓主自有隱然之定品非臨之以至明不能也三代尙矣魏晉以下無譏焉庶幾者其惟宣帝乎

韓延壽良臣也構隙而殺之丙吉元老也越禮而慢之德性欠溫厚也耿司農常平之法立著便宜張京兆贖罪之議無甚大謬而終始力排之政術少通變也人臣服勤寧計崇卑王者制治何間遠邇而左遷則疑其不合意外郡則謂之不足憂度量之狹而言議之偏也恭顯鴟張只可徐圖而欲以齟齬援古之論遽奪中書之權鄭朋狙詐宜無難

曉而乃以粉飾媚已之言濫借金門之階作事之昧機而知人之乏鑑也朝廷難與爲言而不止子伋之訟天子未必欲殺而輕聽生游之勸處患難死生之際亦未可謂從容而得其當也蕭太傅明經潔行剛正伉重自是一代偉人而指數疵病如彼其紛如也用此道求患之不掇難矣而後世士類之饒志氣而寡才識終使家國俱瘁者其樣子草本皆自此公啓之也可勝歎哉然是說也尙論責備之云爾與之並生乎當時則不得不齊心協力匡救彌縫禍福榮辱與同而不與異也誠以舉

朝人物無以勝此而與之對壘者乃許史恭顯輩也若一一摘其疵而譏斥之則不爲許史恭顯輩所樂聞而浸淫焉入其圈乎陽作公論之態陰逐邪黨之臭其惡甚於穿窬士大夫決不可爲也蘇長公曰君子有過小人庸人無過長情之多疵不猶愈於許史恭顯輩之少疵乎余嘗有言曰握銓柄易失差強人秉史筆難得恰好人以史論銓其言也刻以銓論史其言也苟不刻不苟君子之道存焉欲一俟明者而質之

廟樂不宜立詔書不可用皆漢人所謂非所宜言大不敬也人臣負此二大罪公卿劾奏不是異事而夏侯勝之卒免刑戮復被恩禮者有二故焉一者質樸簡易素孚於上下雖有彌天罪犯不足以深文加之也二者宣帝久勞于外習聞民間苦武帝批政雖怒其言之不遜亦察其實之非誣也

張南軒曰西漢儒者以利祿爲事以成王莽篡竊之禍光武貴隱逸以變其風故雖羣奸睥睨神器而不敢卽取此論大槩得之且於世教不爲無補固未可輕加非議而細考其實亦有合商量者王氏用事始於成帝之世而封事者人人皆言灾由王

臺山集
氏則當時士論之不畏強禦可知惟張禹一人老
而不死黨邪背正陰爲身後固寵之計此固可痛
而言纔脫口輒被朱雲請斬朱雲得罪則辛慶忌
又舍命而救之雖其空言無裨多躓少振而天壤
之間正氣不死雖以彼勢之方強亦有抑遏而不
敢肆者自是以後數十年間五侯兄弟更執國命
震耀熏灼無所不至而其意所在不過入則威福
憲爵出則輿馬聲色而已至於覬覦匪望盜竊天
位則非音鳳譚商輩之所敢出也及王章誅劉向
廢梅福去何武鮑宣相繼遇害閱歷年歲剝削銷

磨然後剛者卷懷懦者折服符命之撰功德之頌
紛然雜出於宗戚世臣之手而新都移鼎之勢始
浩然而不可禦矣使向之六七公者不死不去落
落相望於朝野之間則其維持撐扶之力豈下於
俊及諸賢哉至若崇隱逸變風俗固是光武御世
之長策而竇憲之方熾也鄧彪桓郁之徒被其籠
絡委隨聽從使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時則去光武
不遠而師傅輔弼之列居然有二張禹豈非所謂
何代無賢者耶桓靈之際符郭李范諸公以言議
風裁主張世道雖昏亂已極無所着手而元氣所

臺山集
在民彝賴樹遺澤餘芬歷世未沫其功烈誠有不
可誣者而及夫操丕父子世濟奸媚卒移漢祚則
大丘朗陵之孫甘爲其佐命元勳而建安諸大夫
竟不見龔勝一人則兩京優劣要亦未易論也大
抵西漢承苛酷之餘以寬厚矯之東漢繼篡弑之
後以名節矯之此其爲損益更張之大端習寬厚
之俗者圓全而少廉稜聞名節之風者方峻而有
骨力此又氣味轉染之使然而二氏之末受弊食
效適有以類而相近者此南軒之論所由起也然
以愚觀之寬厚名節爲德差殊而盛時哲王淑世

善俗之意則無不同使繼體之君守而勿失勸懲
作成一遵先哲王軌範則豈惟名節能折奸哉寬
仁忠厚之士必不肯輕以國與人矣獨無奈天祿
將終君心先蠱刀鋸鼎鑊以待忠良而保養奸回
惟恐不及使天下之士曉然知謀國之不緊殺身
之無益於是彝性壞而偷心啓寬厚之變則因循
仿像而爲似是之鄉愿名節之變則創艾撻激而
爲相反之從逾此兩漢末運所以不期同而自同
者也然則寬厚名節不須分別總之爲一箇善道
而消長之際國之治亂繫焉是故西漢篡竊弊誠

在於利祿而弊之所起則不關於全盛培養之時
東漢維持效誠在於隱逸而效之不終則又由於
黨錮斬伐之禍如是爲說庶或周遍不滯否愚嘗
有詩曰投匭尋常切貴臣漢朝風節未全貧朱生
發憤君休怪創見安昌一種人恨無由以此請教
於南軒座下也

谷子雲經術文章足爲中壘之亞且其前後所上封
事對策箴違補闕未嘗無切實可觀而班固氏書
之曰專攻上身黨於王氏則許多昌言嘉謀都覺
菸菫不光鮮而昭昭然臚布千古者只諂附權奸

之罪耳以彼才識豈不知此名之爲可羞而顧乃
甘心蹈之終身不悔者其意必以爲所惡於外戚
者以其地之素微士夫難於濡足其人之不賢君
子恥於共事耳今王氏則不然乃祖賀以繡衣使
者爲孝武朝名臣則自是簪纓大家而先帝之嫡
后名位甚正今皇之諸舅倚毗莫近且其爲人皆
文雅通敏愛人禮士家世也如此處地也如此人
物也如此士欲高飛遠走則已不然而從仕行世
乎則舍此家而誰與哉彼興訛造訕妄相嘵嘵者
非竄人子媚伎富貴之惡習則乃不經事少年酸

稜癡氣而朱雲怪鬼之尤劉向挾雜之甚皆不足
采大將軍與國同休吾家與大將軍同休子孫萬
世永永無替此中正周通義與利俱附之道也是
其擇術持論自成一種說話雖有善辯者殆不能
相難而俄頃之間世變層生向所謂周召申伯之
家化爲翳淝梟獍而凡爲其門生故吏者舉入於
千仞坑坎歷劫而不能脫使子雲少須臾無死日
擊此事則其亦推原其故而有慨於因親之不審
耶將曰吾能料其始不能料其終而以忠逾賢不
肖區別於鳳莽之間耶抑堯傳舜授不患無可援

之經義而載筆懷札欣然從國師公天祿大夫之
後耶是蓋未可知也

西漢諸帝昏明不同而家庭孝友終始一德元成之
在東宮也淮陽定陶幾致易樹而及二帝卽位所
以親愛眷遇不以前事爲介者出於誠欵匪由勉
強雖張博之獄咎惡已著王章之誅嫌偏益甚且
有石顯王鳳專擅國柄生殺在手而終不能動其
一髮視後世人主之疎忌骨肉自剪羽翼動以管
蔡爲口實者高下奚翅霄壤也以二帝之昏而猶
能如此則祖宗家法之美可知此所以旣蹶復興

傳祀四百而苗裔福祿之遠至于千歲而未已也
爲人君者可以鑑矣

士君子立心行已須有規模而所謂規模有大小間
架踐形盡性以聖人爲期者大間架也因所遇之
時世而處之有顯晦據見成之學識而用之有闊
狹者小間架也小間架未嘗不包於大間架之中
而以其終身標準更無展拓故謂之大以其隨時
變通各有界分故謂之小二者不可偏廢必也致
曲乎其小而會極乎其大然後高不墮虛空卑不
滯褊陋而儒者之事無餘憾矣竊觀後世學者全

無規模可言其大者蓋已置之溟滓之外不能關
諸念頭矣卽其小者又不曉隨時適中之爲至善
就氣質所近便宜所在粗可名一善者竊據私占
奉以爲無上珍藏而萬理百行一任其虧闕畢竟
成就非墨則楊視堯舜孔孟之軌不啻燕粵真儒
之不作聖學之不明良以此也可勝歎哉

學者無他爲善而已但善不可以徒爲也必須探究
講習積累培養使道理慣熟於眼趣味浹洽於身
然後事之應乎外者總貫一本而善始無不實矣
此致知存心所以居力行之先而其名曰學之體

也善不可以知而遂已也既有得於心矣則在閨門而有閨門之事在朝廷而有朝廷之事人物之邪正當辨別也言議之得失當裁擇也禮樂教化之廣大錢穀兵刑之猥瑣凡事之在天壤之內而不得不與吾身相接者必須隨其知之所及而處之有道不以精粗而取舍然後理之具乎內者俵散萬條而善始無不著矣此中節之和所以承大本之後而其名曰學之用也兼體用該事理統名之曰學而其歸成得一箇善而已世之甘心爲惡者固已無可奈何志於善而終不得入於善者吾

見亦多矣蓋有兩種焉其一於身心性情初無密切親貼之工却向外面粗跡覓取一二好題目襲而行之認作安身立命之地只論其事則非不善矣而殊不知探究未精培養未厚則或明其一而闇其二或修於此而闕於彼終不能據爲已有矣此知用而不知體者也其一有見於彼之爲陋也喜簡潔慕周全以少可爲高以一節爲恥只論其意則非不善矣而及其臨事應物異蜷萎媮都無運用居家則雍容起居而百爲不理立朝則醇謹進退而一長無紀人物之邪正則曰是奚足犯手

也言議之得失則曰是奚足開口也禮樂則曰未
暇也錢穀則曰不屑也然則何所爲哉兀然塊然
虛矜實歉直嚼痿以終身耳以此求多於流俗不
亦難乎此知體而不知用者也是二人者一則病
在心麤一則病在膽弱一則如南粵王之黃屋左
纛擁假尊而擬良貴一則如劉繇王朗之今歲不
戰明年不征談聖賢而蹈危亡門路雖殊其歛於
善而畔於學一也

楊墨肆而孟子闢之老佛熾而程朱攘之自是以來
天下之學咸宗鄒魯四氏之爲異端如禽獸戎狄
之爲異類人得以斥之道統可謂一矣夷攷其習
尙施用則異端之教依舊塞路所斥者只旣骨四
個身耳然墨之愛人濟物佛之苦行斷慾自是卓
峻難學故其教不期絕而自絕雖或有之從者絕
罕不足爲吾道之害惟楊之爲我老之自私於康
濟一已爲術最妙故舉世滔滔殆無一人出此窠
臼而以其冠儒服儒名宗孔氏故能自揜匿而人
亦莫得以非之譬如宋室南渡秦檜當國漢面胡
腸誑誤一世腹心之患甚於兀术而聲勢已成蹤
跡未露則雖有一二忠志之士亦未如之何矣秦

檜不去宋室亡楊老不絕孔道息皆不可兩立者也

學之一字權輿於說命而說之言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遜志時敏允懷工夫也修來道積功效也標揭以為高誇張以為大非遜志也悠緩而不切疎率而不精非時敏也蓋學所以為己也纔有虛驕務勝之心則量狹識蔽外驚內荒無以受益而擇善故遜志為居業之基址志既遜矣而苟不隨時隨處孳孳用力則斯須之弛而前功盡棄豪忽之遺而全體不完故

時敏為進德之節度此二者工夫之始終也基址立矣節度備矣則施身而身修施人而人理如種必穫如食必飽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厥修乃來而信息見矣修來不已富有日新則道德充積與身為一應不窮而用不竭所謂道積厥躬而成就極矣此二者功效之始終也然功有大小效有淺深苟不能誠實恒久念念在此則纔見小獲不求深造者有矣故復以允懷于茲錯舉提醒於功效始終之間以明信息既見之後成就不可以不極只寂寥二十言而學問之科程位級文字之排置

操縱種種纖悉無以復加尙書古文可疑甚多未必皆孔壁真本而此一段則分明是古聖之訓也務實則一藝可觀徇名則萬善皆僞故爲己爲人爲學者第一關能知爲己則思過半矣而天理人欲迭發於方寸念慮之間者一日萬端其微如毫其禁如絲苟以其大綱之已屬爲己而不復致察則鮮有不認賊爲子者故辨理欲爲第二關非爲人也非人欲也則斯可謂純乎善矣而氣有清濁習有生熟造次作用不盡由心於此而不審諦密檢焉則言動之發易致偏倚而非大中至善之則也

故矯氣習就中正爲第三關透此三關而擇善之事畢矣

自檢平日百事不悠泛弛緩則必忙急迫促皆志不率氣之病又凡曉解文字辨別事理往往有不費探索而能見人所不見者而却於至淺至近衆人所共知或疎脫而不之省蓋氣不甚昏而質全欠粹又稟賦粗免庸下而工夫不能縝密故也

年前有人遣書相問用學問玩索等語若勸勉之爲者其人素無行檢且不無背面欺負之跡意輒不悅曰彼惡知此事不過竊得古人幾句話要填紙

面空白耳旋又自悔曰彼雖非其人言則自好何
遽厭薄至此是吾褊隘處也又念夫夫出好言反
來人厭薄者以行已不見信故也於敵猶然況余
嘗以堯舜三王誠正仁義之說娓娓於君前屢矣
不知君之視已有異於已之視夫夫耶思之及此
不覺怵然背汗

澤堂李文靖公嘗論東方學術曰已卯被錮之後學
者潛相學習惟恐人知爲之者雖絕少而皆實爲
已故畢竟成就者大退溪諸賢是也 宣廟卽阼
以後明主在上崇儒重道大臣承輔皆以禮賢下

士爲名爲學者殆家家有之不久而東西分裂完
人蓋少而汝立仁弘出其中遺臭千古原其故則
飾外徇欲者多以至於此此論於古今學術衰盛
誠僞之故可謂核矣及至今日則世之待學問又
有一種道理非崇非錮置之度外朝不諱誠正之
言而聽者唇反野不絕弓旌之士而觀者目笑一
以爲儻侏之備物一以爲俳優之供劇而當世所
尙自有事在乃朱子所謂柔道不戰之秘計而學
之種幾乎絕矣

世與道交喪久矣含章儉德默默自守固今日之時

義而乃若君子之存心則何可苟也求志達道本末之具不可缺也用行舍藏中正之則不可偏也至於言語文字未須汲汲而必不得已而有之明天理正人心力距詖淫使一髮千鈞之緒少賴以維持焉則太上雖未可議抑亦可以次之矣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問君子何如斯可謂之有道乎曰言行合於理斯可謂之有道矣言行何如斯可謂之合於理乎曰出於心而無邪措諸物而無違傳之後而無弊斯可謂之合於理矣

問剛柔緩急可矯而相濟乎曰矯之哉宜和不宜雜何謂和何謂雜曰節性而融於內謂之和作意而強於外謂之雜和如以蜜和水蜜與水皆可食雜如以砂雜米砂與米皆不用

問善與中異乎曰謂之異不可謂之同亦未也善有實着中無定形知爲善然後可以語中未知爲善者不可以語中也善義差闊中體至精行善而得其宜然後可以稱中未得其宜雖善不可以稱中也曰書曰執中大學曰至善其義何居曰書所語者聖人故只曰中大學爲學者設教故不曰中而

曰善然加至以別之善之極而中不外是矣
問恭之與諂儉之與吝何以異曰盡禮於己恭也求
悅於人諂也爲天下節財儉也爲一身惜費吝也
問我冠偉服終日儼然矜厲其容遲重其辭可謂敬
乎曰是敬之表也非敬之衷也何謂敬之衷曰心
志之存主無邪精神之管攝不亂求衷固自表始
表之似而衷之遠君子不與也

我者身也我我者心也忽然而冥我失所在者非我
遂亡我我者亡也翻然而覺我便在是者非我始
存我我者存也我我者存然後睿知生而仁義出

矣

期欲崇而處欲卑視欲遠而行欲近

以聖人爲準以天下爲度非禮不言動非義不取予
古之所謂廣大而今之所謂狹小也以時俗爲準
以身家爲度言動不必禮悅人而便已可也取予
不必義封利而市恩可也今之所謂廣大而古之
所謂狹小也士生今之世能不以廣大致譽其於
古幾矣

有定志而無成心然後可與入道有定志者欲善之
謂也無成心者求中之謂也

欲善者人之同情也君子屈已而從善小人援善而歸已

志不可不大無學行以充之窶人之說金璧也氣不可不剛無道義以將之狂人之蹈水火也

天下之物莫不本於理而形於氣故理不明不足以揆事氣不厚不足以成務

禁無益之言可以養德省無益之事可以養生

向善要純守善要剛向之謂深矣而畸獨之至不能無貳者不純之故也守之謂固矣而窮阨之甚不能無動者不剛之故也致剛在純致純在精何謂

精公私義利之辨而已矣

行不可後言不可先行不欲缺言不欲贅何謂也曰行者所以自治言者所以教人自治急故不可後教人緩故不可先行生於已體之而方有故不欲缺言備於古述之而已足故不欲贅

大學曰如惡惡臭論語曰惡不仁惡如與不仁皆在已之謂也其在人也則曰嘉善而矜不能

惡惡不切好善不篤故如惡惡臭先於如好好色同類相就異類相背物之理也故爲善然後能好人之善不爲惡然後能惡人之惡見善而不能好藉

曰爲善吾未之信也見惡而不能惡藉曰不爲惡
吾亦未之信也何以知其然也易曰類族辨物
未必有大惡可誅而有其萌間輒發見未必無小善
可紀而無其根終亦消歇此所謂衆人也除惡務
絕其萌爲善務立其根名之曰學者惡萌絕善根
立然後君子

邵子曰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
急合未嘗急去則終必去之矣未嘗急合則終必
合之矣但不急爾邵子所以深於易也

無釁而攻人者雖猛必挫無故而親人者雖甘必毒
君子戒釁而不懼猛審故而不悅甘

自四海觀之一家者吾身之私屬也自百世觀之一
時者吾身之暫遇也然物無二本故行仁自其屬
則四海可推也道無二轍故行義從其遇則百世
可質也薄其屬而不親曰是私也非所以通四海
也此好仁之過也佛與墨近之輕其遇而不屑曰
是暫也非所以關百世也此好義之過也莊與楊
近之薄其屬而不親則孝弟爲賤行輕其遇而不
屑則賢能爲鄙德賤孝弟者傷彝敗倫鄙賢能者
同流合汚夫好仁而入於傷彝敗倫好義而歸於

同流合污豈其本心哉故君子莫大乎知

有悟性者可與語道有篤性者可與適道悟多器薄篤多機鈍故曰才難

問讀書遺忘不如不讀如之何則可曰我則異於公遺忘故不得不讀

切而不迫裕而不弛謹而不拘通而不肆沉潛而不溺高明而不畧可謂善讀書矣

上世天人一一之過而神道襲矣中世聖人析而二之二之過而民德肆矣知其一又知其二肆則制之襲則防之惟體天而長人者能之

傅鱗介於魚鱉以禦沾濕備革繻於鳥獸以待涼燠
狼鬪足故輔狼而行之蠓蝓無目故替蟹而眠之
蟲牙蝨動詭異萬狀而生之所具皆足以自用而無憾此天地之至仁而造化之至巧也惟仁所以立心惟巧所以立政立心之謂德立政之謂才才德兼備然後可以參天地配造化

不得已者理氣妙合之機也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皆是物也仁者循此而爲仁智者審此而爲智勇者決此而爲勇者

有私已之我有主宰之我私已之我不可有主宰之

我不可無絕四無我私已之我也千萬人中常知
有我許魯齋語主宰之我也然一念之發察之未精則
認私已爲主宰者有矣此慎獨君子所兢兢也
怠於治已銳於勝人人之通患而負俊氣挾高閥者
甚焉使斯人也不幸而得志善類禍而國受其病
矣

今之所謂強毅者吾見之矣以矜爲能以復爲守若
是者可與言哉今之所謂溫良者吾見之矣以無
志爲謙以無操爲中若是者可與爲哉

小人千罪萬惡不惟不敢議從而曲恕曰世俗之常

何足咎古人之事何可責君子千冤萬屈不惟不
肯辨從而苛評曰修飾也矯激也未盡善也不無
失也何其厚於小人而薄於君子也謂之非趨時
附炎吾不信也

師者所以受道友者所以輔善未嘗求道安用受於
是乎世無師矣未嘗爲善安用輔於是乎世無友
矣觀乎世之無師友人之不求道爲善可知也
人不能無求道之不求所求何事人不能無爲善之
不爲所爲何業此在上者之憂也

人類有萬而傑然特出者有二種曰聖賢也曰英雄

也道德上人人所師範謂之聖賢智術過人人所
畏服謂之英雄人不欲甘爲下流不慕乎此必慕
乎彼慕聖賢而不至者不失爲謹飭士大夫下焉
則書生學究雖不適用亦無大害慕英雄而不至
者決裂廉防跳越禮法詐誕鄙悖無所不爲古之
奸回儉壬亂臣賊子凶國禍天下者皆慕英雄而
不至者也觀乎朝聽乎野諱言聖賢而喜談英雄
國之治亂可知也

朱子曰真正大英雄人從戰兢臨履做出來英雄而
不聖賢有之矣未有聖賢而不英雄者也

賢明之君清儉之宰未嘗家與人給之也視其民
則肥其民肥其國安庸暗之君貪侈之宰未嘗家
奪而人攘之也視其民則瘠其民瘠其國危民瘠
國危亂亡將至猶曰我未嘗攘民而使之瘠也其
亦不思已矣

桓靈之昏詔令諭民必稱堯舜故曰違上所命從厥
攸好京檜之姦奏議告君必援周孔故曰聽其言
而觀其行

松栢之癰瘡短也楫棘議之則妄矣驥騮之蹠齧病
也驢犢譏之則不知量也

智不足以經綸事務而詐足以操弄威福仁不足以膏澤生民而惠足以煦濡私昵勇不足以干城王室而強足以鉗制朝列邦無道則貴邦有道則誅平居言笑和而有制者教化刑罰之本也日用事爲審而不錯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基也
削弱昏懦莫如定哀也問使臣服民則有意於治其國者也奢僭專恣莫如季氏也問使民敬忠以勸則有意於教化風俗者也後世君相有不及定哀季氏也者亦多矣吾夫子之睠顧不忍去魯者其或以是歟

心衡目鑑而戮譽阿之左右然後可以革邪歸正衣布冠帛而任拔園葵之相然後可以化奢爲儉不然雖嘉謨如雨峻憲如霜是猶決河流於上而下翳葦蕭與狐謀裘而使猩猩禁酒也

耐一難耐境不動性氣增一分德量處一難處事不失道理長一層才智

驕吝者百病之根也名利者萬惡之基也內絕驕吝然後存心實外超名利然後見理明不絕不超雖曰爲學終不離虛僞邪暗四字

德者本也辭者末也進德足矣又曰修辭何也辭近

於文修疑於飾修辭何以立誠曰辭者心之形也
修者辭之真也心發而著乎辭辭成而準乎心過
非真也不及非真也無過不及形之惟肖然後方
謂之真方謂之修故曰修辭立其誠立也者有質
可見之謂也誠也者無偽可容之謂也

立心要弘廣而迂疎者託焉做事貴密察而纖瑣者
依焉柔和少操執剛介多刻削慎重患姑息敏銳
忌輕脫擇善不精而以堅確自喜者當路則誤國
戕民趨義不勇而以恬靜爲悅者臨難則遺君後
親有是德而無是病惟有學者能之

熟閱羣儒之義疏然後知程朱學術可宗博觀百家
之著撰然後知韓歐文軌可範

臺山集卷十八

臺山集

